



碧天红荔 萱禾 摄

荔枝红了

■ 陆德峰

荔枝红的时候
整座山都跟着红了

我走进博览馆看荔枝的历史
看它从大唐跑过来
跑了一千多年
跑到我的面前
甜里藏着踏踏的马蹄声

贡园里的古树不说话
它们站着
站了几百年几千年
把时间站成了年轮
把年轮站成了传说

一个果农在树下歇脚
他用高州话跟我说
今年的桂味特别甜
甜到忘了自己叫什么

我摘了一颗剥开
白色的肉淌着汁水
像这个六月
怎么也擦不干的汗

荔枝的红
是这片土地的另一颗心跳
跳一下,夏天就深一寸
再跳一下,整个茂名都甜了

甜蜜的茂名

■ 陈灿荣

夏季的茂名,万山遍野
吸取日月精华的荔枝林
挂满了甜蜜的梦
早熟的,中熟的,迟熟的
叫三月红的,白糖罽的,白蜡的
糯米糍的,仙进奉的,冰荔的
……

每一粒,都在恰当的时候
露出成熟的面孔和圆圆的愿望
风一吹,左右摇摆
优美的肢体语言,满满都是
丰收的喜悦



快捷投稿
扫码关注

端午的荔枝

■ 吴映霞

我们家乡的端午,除了粽子和艾草,还有房前屋后的老荔枝树上挂着的红果子,及河面上咚咚作响的龙舟。

端午前后,正是荔枝最得势的时候。一串串挂在枝头,青里透红,红得发亮,像一串串小灯笼,努力往浓绿的叶子里躲,其实不用细找,因为它真藏不住。

老荔枝树长在村后山,树龄久了,枝桠伸得老长,有些果子都垂到路人的肩头,伸手就能摘到。摘荔枝要轻,不能太用力,不然果皮破了,汁水就流出来,尝着会少几分滋味。

刚摘下来的荔枝,还带着露水。剥去那层粗糙的红壳,里面是白白嫩嫩的果肉,咬一口,汁水一下子就涌出来。甜得清爽,不发腻,咽下去,连喉咙里都留着淡淡的香,暑气能消大半。

外婆的院子里也种了一棵荔枝树,另一棵是龙眼树。荔枝成熟时,龙眼才打果。吃荔枝时,外婆会提前摘上一篮最红最圆的荔枝,放在竹篮里,撒上一点细盐,说是能解荔

枝的“火气”。

端午的荔枝吃得正酣,河面上的龙舟就热闹起来了。我们那儿有条河,叫鉴江。早在端午前几日,村里的汉子们就开始收拾龙舟,把埋藏在小河里的龙舟挖出来,用清水洗干净,再给龙身刷上鲜艳的红漆,画上金色的鳞甲,龙头上的眼睛要描得圆溜溜的,透着精气神。

龙舟很长,十几个人坐在一起,人手一把木桨,桨叶是乌木做的,打磨得光滑发亮,握在手里,沉甸甸。

端午这天,河两岸挤满人。老人拄着拐杖,孩子骑在大人的肩头,姑娘们穿着新衣裳,手里拿着蒲扇,说说笑笑,热闹得像趁墟。有人拿着荔枝一边吃,一边等着看龙舟。

咚咚的鼓声,还有吆喝声,大家一下子都将目光投向河面。

只见几条龙舟,顺着河水,缓缓划来,龙身通红,在阳光下闪闪发光,龙头昂首挺胸,像是要腾空而起。每艘龙舟上,都有一个鼓手,坐在最前面,双手握着鼓槌,用力地敲着鼓,“咚咚咚,咚咚咚”,鼓声震天。像划桨的汉子们,穿着统一的

短褂,腰间系着红布,随着鼓声的节奏,一起用力划桨。溅起一朵朵水花,水声、鼓声、吆喝声,混在一起,格外热闹。

我们这些孩子,看得心痒,也跟着岸上的人一起喊:“加油!加油!”

手里的荔枝也忘了吃,任由汁水顺着手指往下流。龙舟划得很快,像一条条游龙,在河面上穿梭,你追我赶,谁也不肯落后。有时候,两艘龙舟靠得近了,划桨的汉子们会更用力,鼓声也变得更急促,岸上的欢呼声也更高了,连风里的荔枝香,都变得更浓烈。

划完龙舟,满头大汗的汉子们走上岸,已经有凉好的绿豆汤在等着,还有新鲜的荔枝,让他们解渴。汉子们接过绿豆汤,一饮而尽,再剥几颗荔枝,塞进嘴里。

这端午的荔枝,藏着童年的记忆,藏着家乡的味道,也藏着粤西人对生活最朴素的热爱。这端午的荔枝,这河上的龙舟,也是如此,平淡里藏着温情,烟火中藏着诗意。陪着我们一起,走过一个又一个端午,走过一段又一段岁月。

平山生态荔枝谣

■ 黎裕权

平山荔枝映苍穹,
生态家园入锦章。
碧水环根生玉露,
青山育魄化琼浆。

红云漫岭千枝醉,
翠浪摇风万壑香。
一骑红尘非妄语,
东坡愿作岭南郎。

政企同心筑沃乡,
真金铺路向康庄。
银锄共绣三春景,

热土勤耕四季芳。

果硕皆因民汗润,
业兴全仗策筹良。
电商线上传佳讯,
实体店前迎客忙。

匠心守质不寻常,
古法新科共护藏。
剥见冰肌凝蜜意,
喻来雪魄化诗行。

从今鲜果通文脉,

自此幽林变雅堂。
墨客挥毫题荔韵,
丹青落纸染云裳。

荔园深处起苍黄,
半日偷闲入仙乡。
碧叶摇光筛碎影,
虬枝叠翠漏斜阳。

闲亭品茗听莺语,
曲径观花染袖香。
更待公园雕琢后,
携樽长醉此间徜。

荔枝树下的夏天

■ 罗金苗

小时候,我们学校种了很多荔枝树。每到夏天,那些树便沉甸甸地压在操场边,一串串荔枝藏在浓密的绿叶间,空气里也渐渐有了甜味,可那些荔枝从来不属于我们。老师日日强调“荔枝是学校的,谁也不许碰!谁要是偷摘,我就告诉你们家长。”我们缩着脖子,互相递眼色,嘴上不敢吭声,心里却痒得很。于是整个夏天,我们都在树下仰着头长大。

下课铃一响,我们便一窝蜂地冲出教室,在荔枝树下跳皮筋、躲猫猫、追逐。可玩着玩着,总会有人停下来,仰头盯着树上的荔枝。头顶响起一阵簌簌声,我们便忍不住跟着骚动起来,一双双眼睛往树上找,盼着会不会有熟透的荔枝掉下来。偶尔真有一颗掉进草丛里,大家立刻围过去,却又不敢捡,只能眼巴巴地看着老师快步走来,把它拾起来带走。

荔枝一天天红起来,我们上课也开始不安分。坐在靠窗的位置,总有人偷偷往外看。树梢轻轻摇摆,半红的荔枝在叶影里一闪一闪,晃得人心也跟着痒。老师在讲台上写字,粉笔在黑板上“咯咯”响,我们却低着头,在课本下面悄悄传纸条,讨论哪一串熟得最快,也猜会不会有人放学后偷偷爬树,纸角都擦出了汗。

有时候值日做完得晚,操场上的人都走光了。我背着书包从荔枝树下经过,忍不住停下来,仰头看那些垂下来的果子。晚风一吹,树叶沙沙响,几片叶子飘下来,落在肩头。我伸手接了一片,放在鼻尖闻了闻,有一股淡淡的青涩味。偶尔也会看见地上裂开一颗熟透的荔枝,引来几只蚂蚁围着转。我蹲下来,看了好一会儿,终究没敢伸手。

第二天再去操场时,树上空了许多。那些原本压弯枝头的红果不见了,只剩下簇簇被剪断的细梗还挂在那里。地上散着几片踩烂的荔枝叶,空气里的甜味似乎也淡了。大家还是照常在树下跑闹,可玩着玩着,总有人忽然停下来,仰头往树上看一眼。

慢慢长大,吃荔枝早已不是什么稀罕事。水果店里一筐一筐地摆着,想吃随时都能买到。可有时候剥开荔枝壳时,我还是会想起小学操场边那些总也摘不到的荔枝。

后来再回乡时,才知道那所小学早就停办了。铁门锁着,操场长满荒草,从前的教室空空荡荡。隔着围墙,我已经看不清那些荔枝树还在不在。

只是每到荔枝上市的季节,我偶尔还是会想起,很多年前的夏天,一群孩子在树下,仰着头,看枝叶一阵阵晃动。

夏日荔韵

■ 杨叶林

南风轻吻荔乡
蝉鸣,奏响绯红的序曲
霞光在叶尖
凝成一滴蜜

根子的墙
低语马嘶声里的过往
虬枝举起满树的火
把时光熬成糖

裁开蝉娟
月光倾泻而出
一汪沁凉直抵喉间
才懂苏子为何偏爱

古荔贡园,暗香浮动
上千年的树,把岁月
一圈圈刻进自己的骨血

果农的竹篮盛满晨光
指缝间,漏下碎金般的希望
柏桥的风,溢满清甜

浮山岭用水土酿的酒
醉了整个岭南
也醉了游子枕边的潮声



夏天的甜蜜 陈昆剑 摄